



少城烽火

中共衡水市委党史办編

纪念抗战胜利 振奋革命精神

中共衡水市委书记 高庆英

今年的九月三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日。值此之际，党史办编辑了这本《桃城烽火》的小册子。书中通过部分老党员、老干部亲笔所写或亲口所述的大量史料，真实地记录了日寇在我市犯下的烧、杀、抢、掠的法西暴行，生动地再现了衡水人民不畏强暴，艰苦抗战的英雄业绩。本书资料翔实，文笔感人，读来发人深省。我认为，这是一份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每一个有志于建设四化，振兴衡水的读者，都可以从中获得教益，受到鞭策，汲取奋发向上的力量。

忆往昔，抗日英雄遍桃城；看未来，跃马扬鞭创新业。衡水是一片洒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土地，也是培育出众多革命英雄的摇篮。作为生长、生活、工作在这里的人，我们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正因如此，建设衡水，振兴衡水，就成为我们责无旁贷的庄严使命。目前，我市的经济还比较落后，人民的生活还不富裕。我们每一个衡水人，都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献身精神，团结一致，勤恳工作，实现翻番致富奔小康的大目标。一个崭新的未来在召唤我们去开拓，让我们以出色的工作成绩来告慰长眠地下的烈士英灵吧！

我建议，《桃城烽火》的编辑工作还要继续下去，陆续编辑出版第二集、第三集。为此，希望曾在本市工作和战斗

过的老党员、老干部多多赐稿，把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亲身经历和宝贵经验撰写成篇，以供衡水人民更好地学习研究和发扬光大。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

目 录

日军在衡水行录

凶残日寇逞淫威 壮士血染班曹店

——班曹店惨案记实 (1)

施暴行日寇惨无人道 大屠杀血染西湖景官

——记西湖景官惨案 (4)

张庄人民遭浩劫 斑斑血泪永不忘

——张庄惨案受害者的控诉 (8)

抗日斗争回忆录

回忆我县抗战时期党办教育的情况

..... 耿资平 (11)

一次漂亮的伏击战

——记县大队配合回民支队伏击日伪军的西康庄战斗

..... 根据杜濂等回忆整理 (14)

舍生忘死的女抗日交通员——赵大娘

..... 根据刘云峰、焦连恩等回忆整理 (18)

回忆东葛村的几个抗日斗争故事

..... 马浩 (22)

抗战时期残酷斗争的片断回忆

..... 王献光 (29)

抗战时期我在衡水工作的回忆

..... 苏瑞光 (32)

夜袭日伪合作社 巧向敌人要冬装

-董书立、王秀岩（37）
巧设埋伏歼敌人 区队勇夺轻机枪
——东盖村战斗的回忆
-赵毅（40）
侦缉队——砸向敌人的一只铁拳
.....根据杨振声、刘泽毫等回忆整理（42）
解放衡水县城之战
....根据刘广泉、杜濂、宋瀛洲、刘祥等回忆整理（51）
抗日英烈人物传
崇高的形象 深切的怀念
——记壮烈牺牲的衡水县党的好带头人刘毅同志
.....根据张一峰等回忆整理（59）
正直勇敢 浩气长存
——衡水县抗日民主县长贾殿阁革命生平
.....王林、冉平（63）
高风亮节 大义凛然
——记县参议员韩禾青烈士
.....根据杜民等回忆整理（73）
救死扶伤 献身抗日
——记老中医刘坦然先生
.....根据孙国庆等回忆整理（76）
革命历史文献
中共衡水县委：《关于六月份从深入群众运动中大力开展反清剿斗争的指示》（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79）
衡水人民抗日斗争史话
.....根据张海峰、刘辉、吴润亭、刘广泉等座谈整理（86）

凶残日寇逞淫威 壮士血染班曹店

——班曹店惨案纪实

一九四二年，日寇对我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连续“合围”、“扫荡”，大肆烧、杀、抢、掠，妄图扑灭人民抗日斗争烈火。这年的六月二十九日，日寇在我市班曹店村，一次杀害无辜农民二十四人，欠下我一笔血债。

班曹店村是个仅有五十多户的小村。位于衡水市城北十四里处的小西河北岸。村南、村西河沟相连，芦苇丛生。

二十九日上午十点多钟，驻在衡水车站的日寇野战兵团，派出五个鬼子骑兵，为催要大车，沿小西河向班曹店窜来，到班曹店村南后，由一名日本鬼子看守马匹，其余四个越过小木桥向村里走去。

距班曹店村东约二里许的沟里王村，当时，我冀中三十一地区队正驻扎在这里，有四十余名战士，早已发现了这一小股鬼子骑兵的活动，并尾随其后，以寻找时机，予以歼灭。四个鬼子正向村里走去时，地区队立即开火向敌发起攻击。当即毙敌两名，另两名被我击伤后俘获。这时，在村外看马的那个鬼子，慌忙隐伏草丛之中，躲过了我军的搜索，并趁机逃回衡水。我三十一地区队也在战斗结束后，撤回沟里王村。

下午三点多钟，驻在衡水车站的日寇野战兵团，出动一百多人马，杀气腾腾地向城北扑来，他们一路骚扰，寻机报

复，先窜至距班曹店东南约三华里的李家村，见人就抓，恶狠狠地逼问农民八路军的去向。恼羞成怒的鬼子用枪逼着被抓的二十二个人向班曹店村南走去。当途经孙伍营村时，其中十四人趁机逃走。

日本鬼子到达班曹店村南后，在小西河南岸架起了机枪和小钢炮，还没等后面的人马全部跟上来，就发疯似地向村里连打了两颗炮弹。一炮打在班秀冬的院内，正在院里乘凉的班秀冬、班老明和胡文的奶奶当场被炸死。另一炮打在班占群的房角上，在院中玩耍的四岁小女孩班新满被弹片崩得血流满面。炮声一停，整个村里就象开了锅，鸡飞狗叫，硝烟弥漫，人们惊慌地向村北跑去。

这时，敌人很快包围了村子，被围在村内的班二彪、曹立坤、班新月、曹芒种、班老豪一看跑不出来了，只好佯装应酬鬼子的样子向村南走去。没料到班二彪等人出村刚走到小木桥上，就被鬼子用刺刀逼住。班老豪因出来的慢了点，竟被一个鬼子用刺刀劈掉了一只胳膊，痛得他满地乱滚。随后，鬼子把他们带到河南岸与被抓来的七名李家村的人一块跪在地上。（另一名被从李家村抓来名叫李栋臣的，装作给鬼子赶车牵牲口，幸免于难。）

冲进村里的鬼子，放火点着了曹秋立、曹金科、班群生的住房。躲在家里的班群生见房子起火，不顾一切地冲出大门，边跑边喊救火，结果被鬼子一枪打死在街头。鬼子在村里没有找到四个失踪的骑兵，就把没有跑走的九名老人也赶到了小西河南岸。满脸杀气的鬼子个个手持明晃晃的刺刀，把二十个手无寸铁的农民围在一块不大的平地里，从跪着的人群中拉出几个人，挨个查问四个骑兵的下落，回答得稍有

迟疑立刻就被刺翻在地。当搜查的鬼子从东边不到百米远的一块坟地里找到了两个骑兵的尸体后，气急败坏的鬼子又从人群中拉出几个人，用刺刀在他们的脸上、身上、胳膊上、大腿上乱扎乱捅。一个个无辜的农民在一片惨叫声中接二连三地倒了下去。六十多岁的班大升实在忍不下去了，他牙一咬，心一横，顺手从地上抓起一把土，向一个正在行凶的鬼子脸上狠狠地投去，凶残的鬼子一枪打中了他的胸膛，立时，鲜血喷涌，扑倒在地。日本鬼子继续查找另两个鬼子骑兵的下落，当无结果时，便向被抓来的农民下了毒手，把剩下的几个农民全部用刺刀挑死在血泊里。（注：那两个被俘的鬼子于当夜三十一地区队转移时，趁机逃走）。

大屠杀持续了三个小时，日寇共杀害班曹店农民十六名，李家村农民七名，渠伍营的农民一名，总共屠杀我无辜农民二十四名。

当晚，乡亲们从四面八方回到了村里。一进村就看到了街上有两个妇女被炸掉了脑袋，另一个老人被炸掉了大腿。在河南岸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片受害者的尸体，有的被砍掉了胳膊，有的被砍断了腿，也有的被刺刀挑得血肉模糊，身首不辨，还有的被挑破肚皮，肠子流了一地，其悲惨情景，使人目不忍视。然而敌人的大屠杀并没有吓倒班曹店的人民，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怀着为死难亲人复仇的凛凛正气，掩埋好亲人的尸体，又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斗争。

（根据班运生及死难者的遗属李长林等口述整理）

施暴行日寇残无人道 大屠杀血染西湖景官

——记西湖景官惨案

一九四二年的下半年，日寇在我市境内大量增设据点、炮楼，疯狂推行其“以铁路为链，以公路为网，以碉堡、炮楼为锁”的所谓“囚笼政策”。这年冬天，驻衡日伪军八十多人占据了距衡水市城南约二十华里的祝葛店，并在村东衡枣公路旁修筑了炮楼，建立了军事据点。

在祝葛店炮楼里，有个外号叫刘三的汉奸翻译，经常借鬼子外出“讨伐”之机，勒索财物，奸淫妇女，群众对其恨之入骨，纷纷要求我地方抗日武装早日除掉这条走狗。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上午，祝葛店炮楼里的日伪军又到西湖景官村“讨伐”了，汉奸刘三趁机离开队伍，到离西湖景官一里远的大胡景官抓了三名年轻妇女，企图带回据点。这时我区游击队队长王太昌及胡兰岐、胡德茂等七名同志正隐蔽在西湖景官村外。他们发现刘三又在欺侮乡亲，个个满腔怒火，决心干掉这个坏蛋。他们埋伏在路旁，待刘三押着三名妇女向西湖景官村走过来时，一枪击毙了这个日本走狗，解救了三名被抓妇女，并将刘三的尸体迅速拉到村边埋了起来。正在“讨伐”的鬼子听到枪声后，派了几个伪军察看，但没有发现什么可疑迹象，就撤回据点去了。当天下

午，日本鬼子发觉他们的翻译官没有回队，在太阳偏西时，四十多名鬼子和伪军突然包围了西湖景官村，进村后到处搜寻翻译官的下落，找遍了全村内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气急败坏的鬼子嚎叫着，便挨家挨户搜查，把全村男女老少都集合到村东大水坑沿开会，四周架着机枪，十几个鬼子和二十多个汉奸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地围着人群，逼问翻译官的下落。人群中没有一个人吭声。天近黄昏，鬼子不敢久留，于是抓走无辜群众六十多人带回祝葛店据点。

被抓去的群众，当晚被锁在一座漆黑的三间瓦房里，深夜，几名伪军把高金长押到日军队部，逼问翻译官的下落，敌人用尽了各种酷刑，并惨无人道地叫狼狗撕咬他，但高金长一声不吭，最后竟被折磨而死。

第二天上午，日伪军又到西湖景官去找翻译官的尸体。因天寒地冻尸体掩埋较浅，很快被敌人的狼狗扒了出来，翻译官的尸体找到后，凶恶的鬼子又从村里抓走七、八人。带回据点后，鬼子把关押着的胡辛锁、胡水起两人拉了出去，逼问翻译官是怎么死的。他二人被扒掉衣服惨遭毒打，一名鬼子向胡辛锁头上砍了一刀，顿时血流满面，但他坚贞不屈，始终闭口不答。敌人见问不出什么名堂，无计可施，就把气息奄奄的两人拖回大瓦房。当夜，胡辛锁因伤重死去。

这时，被抓来的群众已经是一天半的时间汤水未进，又冷又饿，拥挤着依偎在一起，阴森的屋里死一样的寂静，简直象一座人间地狱。

一月十二日下午，鬼子打开房门。象狼嚎一样喊叫着把人们赶到院子里站队，然后被押送到祝葛店村西北角早已挖

好的一个大约两丈见方、一丈多深的大土坑边，一个个被逼着跪在坑沿上，端枪的日伪军围着人群来回走动，明晃晃的刺刀寒光逼人，气氛极为恐怖。十几个日本鬼子不时地嚎叫着……。这时人们已觉察到，大屠杀就要降临到他们头上。一个鬼子先向胡宝运背上刺了两刀，他倒在坑沿上痛苦地挣扎着，这个鬼子绕人群转了一圈，走到他身边时又刺了两刀，就这样，鬼子连续走了几个来回刺了几次。宝运鲜血淌流，气息奄奄，最后被挑进大坑里，就在宝运被挑进坑的一刹那，跪在地上的人群蓦地“爆炸”了。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使鬼子也惊呆了，当鬼子定下神来时，人们已经跑了不少，这时日本鬼子才嚎叫着一齐开火，有九名群众当即惨死在鬼子的枪口之下。这次惨案的见证人之一胡福桐，当时在逃跑途中被敌一枪打中前胸，子弹从背部穿出，伤势十分严重，后经医治，侥幸活了过来。至今胸前仍留有疤痕。

在一阵混乱之后，凶残的鬼子开始对没来得及跑和跑不动的老年人下毒手了。鬼子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挑进坑里或踢进坑里，不一会儿，坑里就横七竖八躺了二十多人。在人们的惨叫声中，日本鬼子又向坑内的人群打了一阵枪，还扔下三颗手榴弹。坑内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鬼子还是问不出什么，只好扣押起六个人，把其余的人放了回去。这次惨案的死者尸体以及被扣押的六个人，由东八景官村长胡老余出面具保，并以每亩摊派六元共花费二千多元的运动费才得赎回。

这次大惨案，我无辜群众被杀害十七人，受重伤侥幸生存的九人。日本鬼子的暴行，造成这个当时仅有六十户的小村近百分之三十的户失去了亲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农民

胡兴臣死后，剩下两个七十余岁的老人，无人照管，不久死去；胡宝仁死后，妻子另嫁，老母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幸存者有的成了终身残废。但是日本侵略者的凶残吓不倒坚强的衡水人民，他们将复仇的怒火深深地埋在心底，紧跟共产党，英勇地投入了抗击日寇的滚滚洪流。

（根据胡福桐、胡维仁、胡兰岐口述整理）



这是在西湖景官村与惨案幸存者座谈时的情景。（王洪计摄）

张庄人民遭浩劫 斑斑血泪永不忘

——张庄惨案受害者的控诉

一九四四年，濒于灭亡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骚扰，妄图挽救其失败的命运。地处德石铁路中段的衡水县，成了敌人“讨伐”、清剿的重点之一，衡水人民倍遭蹂躏。

这年秋后，距衡水县城西南约十四华里的张家庄，针对敌人频繁“扫荡”的险恶形势，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和人民生命安全，在县、区委的领导下，动员全村民众，在村里挖了一条环绕全村、东西勾通的地道。整个地道呈“日”字形，共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当时，我县其它一些村庄，也都根据本村的地形特点开挖了地道。这些地道有效地保护了我抗日军政干部和人民群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然而，处于走投无路的驻衡日伪军，却象疯狗一样疯狂地利用从外地调来的一、二、三特务队，四出活动，并威逼利诱，网罗叛徒，为其通风报信，妄图破坏各村的地道，扑灭人民抗日斗争的烈火。张家庄浩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一九四五年四月七日拂晓，驻衡日军矢野中队和一、二、三特务队等三百多人，突然包围了张家庄。当时，正在这村的区干部杜九雪、张成浩和部分村干部、群众闻讯后迅速钻入地

道，隐蔽起来。

进入村里的敌人挨家挨户进行搜查，把没来得及进入地道的老人、青壮年抓起来，严刑拷打，强令他们交出八路。但是，不管敌人多么凶残，回答却都是“不知道”。敌人抓不到八路和共产党员，于是，就把搜查的目标转到地道上来了。虽然地道口很隐蔽，但因有敌特告密，很快全村一百一十多个人地道口，就被发现了七十多个。一队队的敌人端着枪在各个洞口逼着群众用镐刨开，并让一些人端着油灯钻入地道，走在前面，敌人跟进搜查，将地道内的人们从各个洞口往东北角压缩。

不大功夫，洞内的大多数人被敌人前堵后截挤到了一起，无法转移，一一被敌人抓了上来，绑在一起，敌人在他们的背上用粉笔写下“地下洞”字样，由日本鬼子端着枪看管。然后，连同其它抓起来的群众一起，集合在村里庙台南边，逼问谁是八路，谁是共产党员，并指着抓上来的人威胁说：这就是给八路办事的下场！可是，不管敌人怎么威胁，却没有一人吭声，敌人一看问不出什么情况，便凶相毕露，皮鞭、枪托雨点般向人们身上打来。七十来岁的张丙兰，被敌人一阵枪托打得昏倒在地；邢二妮左手挨了一枪托，立即肿得碗口粗；张福州被敌人打后挂在梯子上，倒着往水瓮里捺，之后拉出来又在身上压杠子，弄得死去活来……。但他们个个咬紧牙关不吭声。这时，青年张庚成实在忍不下去了，便趁机拔腿向村外跑去，但他刚跑了几步，就被敌人开枪打中倒了下去。凶残的敌人看他还没有死，又上去刺了两刀，挑开了他的肚子，这个无辜的青年就这样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敌人在村里闹腾了将近一天的时间，临走时，还怕洞里

有人，就往洞里灌水，用烂麦秸、秫秸在洞口点火熏烟。直到下午四点钟，敌人才押着抓来的区、村干部和无辜群众三十二人带回县城。

敌人离村之后，人们陆续从全村各处聚拢在一起，纷纷寻找失去的亲人，呼爹喊儿，哭天抢地，望着被敌人挖开的一个个洞口和张庚成鲜血淋漓的尸体，人们无不悲愤欲绝，恨不得和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为亲人报仇，才解心头之恨！

敌人把从张庄抓来的人们带回县城以后，分别关在特务队的木笼里，并于当晚开始了刑讯。关在一队的区粮秣主任、共产党员张成浩被敌人从木笼里拉了出来，用劈柴打他，狼狗咬他，企图让他说出被捕来的人中谁是区、村干部。但是他咬紧牙关，忍住疼痛，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和其他人的真实身份。他被拖回木笼时，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敌人在审讯被关在二队的八区区委干部杜九雪时，杜指着其他被关押的人说：“我是区委书记，他们都是老百姓。”以牺牲自己的大无畏精神掩护了被捕的群众。

张庄浩劫发生后，我县委积极设法营救，通过内线干部和我在敌伪军中的关系的努力，使十七人获释，但杜九雪、张成浩等十五人却被敌人转到石家庄、北京监狱关押。直到石家庄、北京解放，除两人侥幸生还外，共产党员杜九雪、张成浩等十三人均遭杀害。

张庄浩劫距今整整四十年了，但张庄人民对日寇的野蛮罪行，将永世不忘，并时刻激励人们艰苦奋斗，建设繁荣富强的祖国，为保卫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根据张家口原抗日村长张柱柱和惨案受害者张福洲以及刘双才口述整理。）

回忆我县抗战时期党办教育的情况

耿资平

一九三九年秋，鉴于当时我县根据地里小学教员不足，以致严重影响兴办抗日教育的情况，县委、县政府决定，在抗日游击区的贡家军营村，创办了第一期抗日师资训练班，学员三十多人，都是来自各村的抗日积极分子或基层青年干部，训练班由康树先同志负责，教员有韩禾青、耿资平、彭羨青、贾馥天等。当时条件很差，没有教室教具，借用村中群众的空房、车棚做教室，有时也在场院里、树荫下上课，桌子是用木板、木头支起来的，找不到木板、木头，就用两条大腿代替桌子，用砖块土坯当坐凳。课程有政治、数学、语文等。教材都是临时编写的，有的是从冀中区有关部门找来的。那时学习生活很艰苦，除学习外还要注意敌情，学生都分散住在村中的群众家里，为了便于行动，同学们象军队一样编成班、排，学习期限定为三个月。一九四〇年初，第一期训练班结业，董杰、刘同和等就是这期毕业的学员。

第一期师资训练班结束后，根据当时各地青年入学的迫切要求，决定改为师高联校，继续招生，地点改为刘家军营村。后又移到彭家庄，仍由康树先任校长，同时又新增了李文博、李秀俭等几名教职工，加强了教学力量。当时师训班有三十多人，高小班有七、八十人，学生来自全县各区。学生除学习外，还要配合参军支前、反奸反特以及保卫麦收、

藏粮等工作，搞一些宣传活动，如演剧、写标语和办黑板报等。同时还组织学生到靠近敌占区的边沿村庄进行抗日宣传。记得有一次，晚上到离安家村据点较近的耿家村街头演活报剧，当演唱救亡歌曲“松花江上”时，台上演员和台下观众都纷纷落泪，大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日支前热情。那时，不仅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很艰苦，还要经常注意敌情。有时为转移学习地点，象部队夜行军一样，一夜要行几十里路，但是没有一人叫苦。同学之间都能做到互相帮助。学习期间，大家热情很高，都感到这个革命大家庭里有朝气、愉快、温暖，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为抗日救国学习，为争取抗日胜利，建设新中国学好本领。

一九四一年秋，康树先调公安局工作，校长由李维鲁同志担任。同年冬，因县政府到德石铁路以南活动，为缩小学校目标，撤销了师高联校。原师训班改为简师随政府南下，原高小班改为县立第一抗日高小，留在路北，由耿资平任校长，教员有李秀俭等。学校暂搬到深衡交界的大孙村。韩禾青随简师过路南，路南另成立了县立第二抗日高小，由张奇峰任校长。

一九四二年日寇对我根据地连续发动“四·二九”、“五·一”大扫荡以后，由于敌人挖封锁沟，增加碉堡，使学校无法活动，因此路北抗高和路南简师、抗高均被迫停办。学生有的参军，如刘泽卜、刘宏谦等。有的参加了区村工作，如刘惠、刘林、高峰等。其余大部分学员则在农村担任了小学教员，如张瑞珍、王瑞芬、刘淑贞等。他们在敌人经常“扫荡”、“讨伐”的形势下，把学生化整为零，编成小组，实行小先生制的办法，继续教学活动。老师们冒着生